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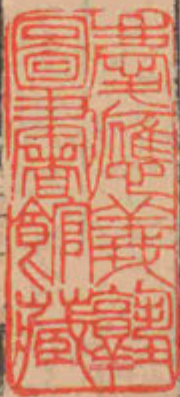
臣門

群書集事洲海

十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臣門

忠直

公忠正直者

禽息擊闕新序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精  
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化

晏嬰不回新序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入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禘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不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兵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遂舍之

季冶致祿國語

魯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書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叔孫婼不屈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謝取邾之師晉人執之欲治其罪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立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彌牟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弗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屈廬不恐新序

魯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將殺之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為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人臣之禮也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勝乃內其劍

周舍鄂鄂之臣 史記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趙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犢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

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楊震欽耽後漢

楊震字伯起安帝時遷司徒內寵始橫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深疾之詣闕上疏論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言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太史言星變逆行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於是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禁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



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濡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下詔祀以中牢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劉陶奏疏 後漢

劉陶字子奇靈帝時拜侍御史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



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

謝弼陳事後漢

謝弼字輔宣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靈帝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蛇者陰氣所生鱗者兵甲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幃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當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

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朱雋辭副董卓後漢

董卓擅政以朱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獻帝時及關東



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

劉翊不避權勢後漢

劉翊字子相家世豐產能周施不有其惠常卧疾不屈河南尹种拂引為功曹陽翟黃綱恃獻帝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营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

賈逵著械魏書

賈逵字梁道漢獻帝時為丞相曹操主簿操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王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操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着械適訖而操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田豐說紹不聽魏書



田豐後漢獻帝時素紹別駕曹操自東征劉備田豐說紹襲操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操至擊破備奔紹

陳矯亮直魏書

陳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帝憂社稷問矯曰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張昭止哭吳書

吳主孫權初兄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

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顧雍見信吳書

顧雍仕吳為丞相平尚書事吳主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張昭盡節吳書



張昭字子布吳主孫權拜昭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王彬數敦 晉書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善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容慘而

問故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日一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敦以親故容忍之

何充不黨庾冰 晉書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謀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



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陸納忠亮 晉書

陸納穆帝時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王坦之毀詔 晉書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

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徐胤止祐夜啟 晉書

羊祐字叔子武帝時在江東頗出岐漁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齊從直言 晉書

後涼主呂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李績直言 晉書

前燕主慕容儁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



孤嘗謂二主緣愛稱竒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左長史李績對曰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雋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

陳元達謹言

晉書

陳元達字長宏前趙主劉聰時為黃門郎在位忠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劉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

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

曹莫正言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議立太子於東堂季龍謂張豺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

劉穆之陳奏無隱

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宋武帝時為琅邪府主簿後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譎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視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家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褚炤燒車

南史

褚炤字彥宣宋明帝時人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願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董僧慧不諱

南史

齊晉安王子懋欲起兵赴難入討君側母阮同產弟于瑤之馳告明帝遣瑤之往尋陽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董僧慧號哭盡哀中護軍王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邀義而許之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



悲慟而卒

虞棕遺直 南史

虞棕領右軍齊明帝立棕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棕以棕舊人引參佐命棕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謝朓不解璽 南史

蕭道成宋順帝時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謝朓為長史道成方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道成不

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朓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鄭紹叔見賞 南史

鄭紹叔為衛尉卿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梁武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



高允犯觸北史

高允字伯恭後魏太武時為著作郎與崔浩同述成國記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太武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致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太子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于忠貞固北史

于忠字思賢弱冠拜侍御中散魏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孝文帝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

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所慮魏宣武帝遣忠馳觀之列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祥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

李瑒言鬼教北史

李瑒字琚羅魏孝明時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友以時人多



絕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  
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  
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  
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  
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

羊深斬使北史

羊深魏孝莊帝時除太府卿初尔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倌  
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冠深在彭城忽得倌書  
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帝乃下詔褒其忠烈

盧辯抗言北史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為大學博士魏節閔帝立除中

書舍人屬高歡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  
持節勞之於鄴歡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歡怒曰  
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在此誰遣尔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  
歡異之捨而不逼

趙剛投刀北史

魏孝武帝與高歡構隙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  
及發而歡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  
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  
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眾赴關右

柳虬正議北史

西魏安定公宇文泰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曰廢  
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



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之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泰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

盧勇守法北史

盧勇字季禮赴晉陽齊神武高歡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僥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樂運直對北史

樂運字承業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周武帝多被納用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

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乃起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庾質止伐北史

庾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隋煬帝大業初授太史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



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高頴直言 北史

高頴為僕射及隋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頴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

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茲甚又起長城之役頴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六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頴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頴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剛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

崔暹實對不癡 事文類聚

北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癡也

戴胄削橐 唐書

戴胄字玄胤太宗時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進爵郡公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秘外



莫知太宗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  
惟其忠槩所激耳

蔡廷玉不屈唐書

蔡廷玉與朱泚同里開玄宗時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  
玉有沈略善與人交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  
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  
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  
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勳鼎彛若何泚  
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因勸泚入朝泚將  
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  
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  
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泚不能屈待如初

顏真卿公直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代宗時為尚書右丞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  
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

段平仲論奏唐書

段平仲字秉庸德宗時為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嘗曰帝聰明  
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  
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  
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測未言事  
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平仲錯五不  
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



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諍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

杜佑保藩不變唐書

李藩字叔翰德宗時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

張名振事懷光唐書

張名振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疆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袁高良臣唐書

袁高字公願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痍瘡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



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祀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祀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祀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祀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間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陳京極奏盧祀 唐書

陳京字慶復德宗時擢左補闕帝以盧祀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祀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

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祀遂廢

李絳抑王播 唐書

王播憲宗時為鹽鐵使而事月進李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憲宗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烏重胤叱兵 唐書

烏重胤字保君憲宗時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瓘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謹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李藩止錡兼相唐書

李藩字叔翰憲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錡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德寢

鄭覃抗論無隱事文類聚

鄭覃唐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鄭朗守職唐書

鄭朗字有融遷右拾遺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俾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

李邵疏劉蕡對策唐書

李邵文宗時進士擢河南府參軍事見劉蕡對策嗟火以為過古是董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畏中官睚眦而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欒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廿有三人所言皆冗礙常務類得優調邵曰蕡遂我留吾願其厚



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李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焚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慊愧耻自謂賢良柰人言何乞

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張仲方疏奏其寃

事文類聚

唐文宗時張仲方少朗秀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入為度支郎中

元行欽忠義

五代史

李嗣源既入汴京唐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謂元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



斷髮置之於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嗣源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蕭韓家奴竭忠 遼史

蕭韓家奴字括寧聖宗太平中補祗候郎君道宗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月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邪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効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獵夫投伏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太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鷓皇太子為乙辛誣構幽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寃不報

肩龍代坦 金史

肩龍字舜卿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

徐鉉忠臣 宋史

徐鉉字鼎臣仕南唐主李景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吏部尚書太祖時命曹彬將兵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



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柰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

陳恕執奏 宋史

陳恕太宗時為工部侍郎每便殿奏事帝或未深察必形請讓恕歛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慈執前奏終不敢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

謝德權善奏 宋史

謝德權真宗時為提點京城倉草場會有兇人劉曄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構西夏為叛者詔温仲舒謝泌鞠問令德權

監之既而案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妾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邪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

何以使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皆實真宗乃可之

楊偕直諫 宋史

楊偕字次公仁宗時累官至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上疏諫止

王太尉薦寇準 事文類聚

宋太尉王旦薦寇準為相準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宋真宗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之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



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田天錫極言治體事文類聚

宋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蔡齊正言宋史

蔡齊字子思仁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章獻皇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判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

唐介進言宋史

唐介仁宗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

三御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治平四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絲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張昇不擇言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時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



包拯言正儲位宋史

包拯仁宗時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張昇孤立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至和二年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汴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

李端愿言毀譽之故宋史

李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千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滕元發自訟宋史

滕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後歷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



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

王回忠直見黜 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

祖洽亦坐黜

韓世忠流涕極言 宋史

韓世忠字良臣初徽宗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高宗時改潭國公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撰秦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

陳東率衆奏復李綱 宋史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吳敏博宣衆不退遂擗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楚恐



生變奏上勉從之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鬻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乃復綱右丞充京城防禦使

歐陽澈條政宋史

歐陽澈字德明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欽宗時所上書為三巨軸旣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

李綱奏奉表兩宮宋史

李綱字伯紀高宗時拜尚書右僕射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雱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

趙鼎正法宋史

趙鼎字元鎮高宗時遷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為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止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



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

衛膚敏切言宋史

衛膚敏字商彥高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石父邢煥除  
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  
法煥尋喚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  
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  
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  
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  
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  
舉而三失矣高宗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  
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丞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

膚敏始拜命

晏敦復不屈宋史

晏敦復字景初高宗紹興初第進士為中書門下省檢正八年  
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  
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  
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金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  
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以後可以  
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  
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  
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庭臣莫將  
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  
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庭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



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庭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  
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為自治自  
彊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  
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  
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

胡松年長揖宋史

金立劉豫為齊帝高宗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劉豫欲以臣禮見  
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  
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  
耳豫有慚色

趙鼎書旌宋史

趙鼎高宗時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史潮州安置在潮五

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万誣  
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  
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  
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  
宗元特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  
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  
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范如圭責秦檜宋史

范如圭字伯達高宗時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  
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  
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改館如圭獨以書責



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秦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己為功如主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遺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

何鑄察寃宋史

何鑄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将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

俟高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鑿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嶺表高宗不從

京鏜不聽樂宋史

京鏜孝宗時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京鏜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急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箴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



節為悖義豈惟胎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待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

黃裳遺表宋史

黃裳字文叔宋孝宗乾道中登進士第光宗時為顯謨閣侍制寧宗即位改禮部尚書及裳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

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二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髻鬢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湏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邪上云知之

羅點切勸光宗省父宋史

羅點光宗時授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



事果有之乎光宗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櫻  
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  
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  
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光宗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  
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  
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

陳傅良引裾切諫宋史

陳傅良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  
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跡  
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生疾今日遷延  
其事明日阻節其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  
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

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  
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簡易  
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  
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耻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  
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蕪山  
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  
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其自來云

彭龜年勸帝朝壽皇宋史

彭龜年字子壽授祕書郎兼嘉王府學正龜年嘗親郊值暴風  
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龜年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倚  
賴于道此陛下所親  
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倚賴于道此陛下所親  
觀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



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致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啻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又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

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為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

吳獵諫君責友 宋史

吳獵字德夫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



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

彭龜年言姦致出 宋史

彭龜年約朱熹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美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寧宗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

趙景緯上言 宋史

趙景諱字德父度宗咸淳元年權工部侍郎時暫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酒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於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



乃還家召為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子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

李穀不撓 宋史

李穀字惟珍金義宗開興二年秋為磁州刺史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擒斬之密送款於漢祖劉知遠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議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遂見獲契丹主先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曰無之契丹主因引手於車中似取所獲文字穀知其詐因請曰如實有此事乞顯示之契丹國制人未伏者不即寘死自後凡詰穀者六次穀詞不屈契丹主病且曰我南行時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貧無術蓋為人所陷耳穀氣

色不撓卒寬之俄而德光道殂

愛薛諫君見納 元史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初事定宗直曰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統四年命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為怒獵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姦臣以飛語譏之愛薛叩頭諫得解

石天麟以直言見寵 元史

石天麟字天瑞世祖時拜中書左丞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



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凶焰薰  
炙人莫敢言天麟獨言其姦無所顧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即位  
加榮祿大夫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與宴賜以御藥命左右  
勸之酒頗醉命御輦送還家武宗即位進平章政事

許衡論阿合馬父子之官元史

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  
一時大臣多阿之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  
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  
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元世祖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  
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  
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  
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竇默面斥奸邪元史

世祖即位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竇默上書  
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  
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為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  
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  
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  
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太寶天下生民莫  
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  
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賣  
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  
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  
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則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



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為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為翰林侍講學士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邪

鐵哥直言 元史

鐵哥幹脫赤子年十七世祖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為娶丹氏女時有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鐵哥曰捕獸充貢徒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從之至元十九年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鐵哥曰夫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內府食用圓米鐵哥奏曰計粳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善之

徹里力辯姦邪 元史

徹里燕只吉台氏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桑哥為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乃於世祖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世祖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而除



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世祖大  
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  
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  
兒獲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要東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

成遵阻疏河元史

成遵字誼叔順帝時累官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  
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  
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  
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  
塞之方以聞至正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  
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

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  
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不重於河患  
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  
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  
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不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  
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

桑爾直班忠直元史

順帝時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為崇文監丞桑爾直班它  
擬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邪桑爾直班頓首曰用  
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  
焉帝乃悅

不忽木論諫引義元史



不忽木成宗時為平章政事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為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惟此數莖邪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為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

陳天祥謝病辭賜

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成宗大德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

天祥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釋又不欲苟糜廩祿八年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

禿堅不花諫失刑

元史

禿堅不花武宗即位進階祭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禿堅不花明習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即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悅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



帝訪羣臣以治道堯堅不花以為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轉光祿大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

### 忠直見黜

素秉忠直而被黜逐者

蔡凝被譖遠遷南史

蔡凝陳宣帝大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羨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

### 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

李嶠列枉被黜唐書

李嶠唐高宗時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

文俊言山變受貶唐書

俞文俊荆人也武后時新豐有山因震突出武后以為羨祥赦其縣更名慶山文俊上言曰人不和疢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武后怒投之嶺外

張鎰理寃坐貶唐書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唐肅宗乾元時為殿中侍御史華原令



盧樞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樞罪張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樞縱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樞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叅軍

晏殊被譖罷相宋史

晏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仁宗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脩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

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  
儀從如宰相踰年

李師中持正不容於時宋史

李師中字誠之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舉進士知洛川縣神宗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言得失呂惠卿以為罔上疑和州團練使師中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



盧縱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說令說宦人也銜之構縱罪張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縱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叅軍

晏殊被譖罷相宋史

未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仁宗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悅殊出歐陽脩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

晏殊

知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

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年

李師中持正不容於時宋史

李師中字誠之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舉進士知洛川縣神宗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言得失呂惠卿以為罔上貶和州團練使師中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怨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



陳師錫直言被黜宋史

陳師錫字伯修神宗時舉進士第後為監察御史時詔進士習  
律師錫言陛下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  
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  
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采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詖說出知宿  
遷縣

李之純出知單州宋史

李之純字端伯登進士神宗時遷御史中丞嘗言衆賢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雖校語言  
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詩詞命以  
毀先帝慈轡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其說固公更  
然之疾改一節尚善紀聖中劉涿初見阿... 輒出... 言...

李甫以言... 時宋

鄧孝甫字成之第進士歷陳留尉萬歲及明令知上魏... 廣  
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言... 書不復言仕  
哲宗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 書云亂天下者新  
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 祖宗因論熙寧  
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  
為訛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  
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  
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  
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  
憾焉盖有天命爾

劉光祖忠直不容於時宋史



劉光祖字德脩光宗時進起居舍人時朝廷以朱熹不用無故見去於是光祖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佐曹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違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

鄧肅忠言不容於時宋史

鄧肅字志宏入太學所與游者皆天下之名士也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後擢左正言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

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

好問言不見納宋史

呂好問字舜徒欽宗靖康中為左司諫諫議大夫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



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  
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  
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孤疑相顧猶以和議為  
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索州

朶爾直班忠言遠徙

元史

朶爾直班遷資正史會盜起河南順帝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  
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  
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  
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  
者止數人願乃盡坐中華之民為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  
迂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負外郎伯帖木  
兒故兩人因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

州危急因出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  
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消日署事  
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  
為嫌不相聚論事朶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  
行省平章朶朶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朶朶便宜同討賊  
即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庫所藏銀為  
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為精兵金商義兵以鐵皮為  
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勅書褒獎之  
由是其軍遂盛而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  
迥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  
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朶  
爾直班當署事顧謂左右曰吾其為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



然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弟章既上脫脫怒故左遷孛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關中人遶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孛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

### 忠直致禍

素秉忠直而致禍患者

泄治言陳靈公必亡說苑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德於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蓋寬饒以直言見殺前漢

蓋寬饒字次公宣帝時為太中大夫為人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是時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滯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



意欲求擅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頸比闕下衆莫不憐之

趙廣漢以正法見殺前漢

趙廣漢字子都宣帝時為京兆尹時大將軍霍光薨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第直突入門索私屠酤斬其門闢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由是心犯貴戚大臣廣漢嘗有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

廣漢由是惡之後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矣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



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天子可以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杜喬死獄後漢

杜喬字叔榮順帝時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疏極言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大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記宮為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歎

息朝野瞻望焉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官因共譖於帝繫死獄中與李固俱瘞尸於城北

王軌以皇嗣非宜見殺北史

王軌仕周武帝位上大將軍進爵邲國公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



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執因內宴上壽又將武帝鬚曰可愛好  
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及太子即位執自知必及  
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  
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  
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  
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  
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執御正中大夫顏  
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執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  
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崔叔瓚直言見北史

崔叔瓚北齊文宣帝時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  
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

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  
曳以出由是廢頓

崔斌直對遇害元史

崔斌字仲文世祖時為湖南行省左丞至元十五年被召入觀  
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  
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  
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字羅  
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  
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賢謝元昌言以准行省事至重而省臣  
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  
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摺撫  
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竟為所害裕宗在東宮



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寃之

賀勝惡鐵木迭兒見殺元史

賀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武宗至大三年進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崇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為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闈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

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朵兒只楊朵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玉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即位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據相位乃執楊朵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寃贈太傅秦國惠愍公

楊朵兒只以忠直見殺元史

楊朵兒只仁宗時為御史中丞及帝崩英宗即位為權臣鐵木迭兒所害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微政近臣復再



八相恃勢貪虐兇穢愈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為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朶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訕得解去朶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贓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朶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朶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必畏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

拂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為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朶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朶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



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  
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蕭楊等死甚  
寃是致不兩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  
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  
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司徒夏國襄愍  
公

### 忠烈

盡忠死節光耀古今者

弘演內肝新序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  
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遂潰而  
去狄人追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

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  
之肝而死

由于受戈左傳

楚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事見  
公四年

申鳴援桴左傳

楚惠王時有士申鳴者事親以孝聞楚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  
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  
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申鳴  
遂入朝為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  
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



於親今既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勇士也吾為之柰何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吾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李同却秦

史記

李同邯鄲傳舍吏子也平原君趙勝相趙孝成王時秦急圍邯

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王蠋絕脰

史記

燕昭王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欲封蠋萬家以為將蠋固辭燕人曰不聽吾屠畫邑王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自奮絕脰而死

唐且對秦王以士怒史記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

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來歙抽刃後漢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命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



召蓋延延見歎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歎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誠歎自為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體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

伍孚袁刀刺卓 魏書

伍孚字德瑜漢靈帝時人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

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獻帝時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俠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傅燮戰歿後漢

傅燮字南容漢少帝中平四年為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于幹年十三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勸燮許之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吾行何之必死於



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

典韋突賊 魏書

典韋旅力過人後漢獻帝時為都尉宿衛張繡反襲曹操營操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所並入時韋校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韋以長戟左右擊之矛擢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袂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

幼權奮劍沒陣 魏書

夏侯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之魏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容示之一高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也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傅彤罵賊戰死 蜀書

傅彤從先主代吳先主退軍彤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周處戰沒 晉書

周處字子隱吳平以母老罷歸後武帝徵拜散騎常侍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威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之強直皆曰處吳之名



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之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彤命處進討乃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所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受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

力戰而沒

俞縱戰死 晉書

桓彝元帝時累官至宣城內史蘇峻反彝糾合義兵赴難為賊所敗或勸彝偽與峻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如其不濟此則命也乃遣俞縱與賊將韓晃戰縱又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

張嶷死忠 南史

張嶷梁武帝時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塘聞之遣前舍人陸立公板授嶷征東將軍嶷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嶷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



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嶮嶮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嶮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嶮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盧潛閉氣北史

盧潛北齊後主時為揚州道行臺尚書武平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糶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之虔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琳扶風王可朱渾行臺左丞李駙駙等督將五十八軍士

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駙駙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高潛死國難北史

齊安德王北齊文襄第五子也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任城王潛曰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後主至濟州



禪位於潛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  
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敕詔諧竝沉諸并戰歎潛  
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  
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杜之歸  
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  
與後主同死

高叡拉殺北史

北齊趙郡王高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  
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  
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正色曰今論國  
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  
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

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  
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  
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

沈光戰死北史

沈光為拊衝即將隋煬帝每推食解衣賞遇優重及江都之難  
潛構義勇與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相與謹曰我等荷國厚  
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  
無所恨僕領給使數百人今在化及內營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  
此麥鐵杖子及沈光二人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  
遣司馬戡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  
及營空無取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四面圍合光大



呼潰圍斬首數十級賊皆被靡德戮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  
冑遇害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聞者莫不隕涕

麥鐵杖戰死北史

麥鐵杖隋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煬帝即位進位  
柱國自以荷國恩重每懷盡忠及遼東之收請為前鋒顧謂醫  
者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背瓜蒂歎鼻療黃不  
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子曰阿奴吾荷國恩今是  
死日我得被殺小當富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  
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即跳上岸與賊戰死

劉感給諾唐書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  
馬啖士而糞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

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為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詒諾  
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  
背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謝之至死詈益甚賊平高祖購  
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

王行敏不屈唐書

王行敏隋末為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  
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  
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恫  
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  
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  
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  
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



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周惲忠烈唐書

王同皎中宗時拜右千牛將軍郡主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  
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延慶周璟等謀須武  
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妹妻  
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  
曇得其實之孫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  
知其謀遣人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  
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延慶等皆  
死惲適人比干廟自到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  
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  
敗也惲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

也

安金藏剝腹唐書

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  
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  
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  
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剝腹  
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系  
紮紮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  
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  
為弗及也

王海賓戰死唐書

王海賓玄宗時為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



右詔隴右防禦使薛納禦之以海賓為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

顏杲卿死節唐書

顏杲卿玄宗時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

士權渙郭仲彘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李愔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顏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為兵犄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穢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藁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



而事顯乃拜果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復謙常山太守深司馬  
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  
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  
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  
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  
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  
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求救于河  
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果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  
而陷與復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  
我當活而子果卿不答遂并盧逃殺之果卿至洛陽祿山怒曰  
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  
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

汝以謝上乃從  
敢之誓不絕賊餉  
斷手足何千年弟  
宗子近屬皆被害

張巡守節

張巡許遠玄宗時守睢陽  
代號王巨節度之臨淮  
使南霽雲如叔冀請師  
死關叔冀不敢應巡復  
萬眾遮之霽雲左右射  
決兵出河益霽雲曰城  
進明麾下也房瑄本以  
率制進明亦兼御史大  
夫勢相將而兵



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  
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  
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  
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  
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拍矢回射佛寺浮圖  
矢著甕曰吾被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貴遺  
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  
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  
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  
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  
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遠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  
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

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弗怖死乃命也衆不  
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  
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決其口齒存  
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  
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  
以刀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  
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  
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

素光廷自焚唐書

玄宗天寶中安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  
吐蕃惟河西戍將素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  
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



贈工部尚書

張興鋸解 唐書

張興者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過而辯玄宗時為饒陽裨將安祿山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日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

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解之且死罵曰吾能哀疆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盧奕死節 唐書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玄宗天寶初為鄴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邨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職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謚曰貞烈



真卿死節 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德宗時遷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胎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

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怒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太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

段秀實擊泚唐書

德宗時朱泚反以段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

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鱗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石演芬斷頭唐書

石演芬事李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部成義到德宗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



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堆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淑被害唐書

吳淑德宗建中初遷大將軍循循有禮讓無佞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

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

高仲傑死節唐書

唐德宗使高仲傑屯梁山禦賊朱泚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為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

田布死節唐書

田布唐穆宗長慶初徙涇原田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固辭不聽及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



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惡室屏節旄凡將士  
老者死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須  
士卒以牙將史憲城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  
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  
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脅齒河朔三鎮舊連  
衡禁鷙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憚格戰會大  
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圍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  
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聞因以  
淫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  
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  
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  
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報  
而絕

李迢不草表 唐書

僖宗乾符中黃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  
表不可為巢怒殺之

孫揆板束 唐書

孫揆字聖圭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  
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尉副使既而更授  
昭義軍節度使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  
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  
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



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劉陳不屈 五代史

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吳主楊渥仍用唐昭宗正朔稱天祐時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邪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

夏魯奇自刎 五代史

夏魯奇字邦傑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

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

張敬達寧死不降 五代史

張敬達字志通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唐廢帝疑石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



唐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邪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轆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

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邪律德光聞敬達敢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姚洪然鑊五代史

姚洪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明宗為指揮長史與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為糞得一齋



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  
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  
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思同死節五代史

王思同後唐愍帝時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

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吳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



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沈斌自盡 五代史

沈斌後晉齊王開運元年為忻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忻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尔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属皆沒于虜云

王清戰死 五代史

王清仕後晉為奉國都虞候齊王開運二年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藥城斷

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

史彥超戰歿 五代史

史彥超為人勇悍驍捷周世宗時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



班師

胡土門斫脛金史

陀滿胡土門金哀宗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為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陳和尚嘔血金史

金哀宗時完顏陳和尚名彛字良佐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

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歐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筭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恠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邪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



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以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探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狼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當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刺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

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豁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酌以馬潼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

郭蝦蟇死戰自焚 金史



郭蝦蟆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春今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

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解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廩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為立祠

時茂先斷腕

金史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



蔡傳序赴火宋史

蔡傳序太宗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夔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趙士隆力戰盡節宋史

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遊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願為章句儒出玉門關

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為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槊縋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既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忠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高宗紹興元年正月召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入辭頗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以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



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鈴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謐之義欲以為偽安撫使士謐怒罵曰賊欲屈我邪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為我雪耻遂仰藥而卒

曹觀投屍 宋史

曹觀字仲賓叔修古卒無子杜杞為言于朝仁宗時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為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緝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遁去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梓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

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

孔宗旦罵賊 宋史

孔宗旦仁宗皇祐中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思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瞠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大罵宋史

趙師旦仁宗皇祐中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邪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

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

王從政沃湯宋史

王從政宋仁宗時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馬遂斷臂宋史

馬遂仁宗時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揮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



支解之則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  
宮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  
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罵賊

宋史

董元亨仁宗時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  
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  
衆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  
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  
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  
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  
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  
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

以祭元亨

詹良臣嚮肉

宋史

詹良臣字元公徽宗時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  
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  
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  
兵數十人出禦之為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  
顧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  
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  
鼠矣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  
面流涕

傅察焚死

宋史

傅察字公晦徽宗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



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母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訝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導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今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曰吾興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如 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 植立不顧反覆論辨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乎 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

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誥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

張確戰死 宋史

張確字子固徽宗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



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宥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為將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歛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中矢宋史

朱昭字彥明徽宗時累官秉義郎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拒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

木鷄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以氈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睥眦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



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媪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媪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伏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

史抗父子死節 宋史

史抗宋徽宗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控制一道宜擇

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千衛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唐重中矢 宋史

唐重字聖任徽宗大觀三年進士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貽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統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



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

程迪叱戰

宋史

程迪字惠老徽宗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後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傅亮語唐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

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讎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一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

李若水斷舌

宋史

李若水字清卿元名若水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西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



曳出擊之敗而一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瀆一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何如若水曰成卒畏敵而澮杳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虛觀獨令慶解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臬行臬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卑金營過信而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射寧曰我為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朕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比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韜如生 宋史

劉韜欽宗時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



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觀  
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  
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豁曰偷生以  
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  
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豁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  
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  
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  
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識其處凡八十日  
乃沈殮顏色如生

楊震闔門死節 宋史

楊震以弓馬絕倫欽宗時為安邊巡檢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

鞞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鄣震武宗閔領  
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鞞  
鞞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  
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  
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  
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  
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父宗閔亦死事  
于長安

張克戩引決 宋史

欽宗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畧使張孝純之子  
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  
張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



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灝宗奔  
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成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  
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  
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  
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徹守賊至身  
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  
為汾太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  
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  
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  
為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砲中一酋立斃度  
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緃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  
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

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  
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  
二百兩絹五百匹衣揭門閭紹興中謚忠確

邵雲抉眼

宋史

邵雲欽宗靖康中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  
之會邵隆起兵雲徃從之約為兄弟聞胡夜叉者衆彊乃舉所  
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叉官夜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  
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  
閣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  
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  
搯肝罵不絕

李震死節

宋史



李震欽宗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紿諸庭柱斃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李邈就戮 宋史

李邈字彥思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為死守民恃邈為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為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韜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須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

我謂我為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搯其口猶吮血嘆之翼日自去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趙令歲流血 宋史

趙令歲高宗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



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送至俱擊却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復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鑿箭淳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大虜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徐徽言迎刃宋史

徐徽言高宗建炎二年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晉寧號天下

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隄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并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侍寢罄鎧仗空敝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犒餓傷夷之餘哀折槊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筮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禠校李位石斌繫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



徽言蓋具冠靴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汙偽官不即愧死顧以為榮且為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見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死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輩屈邪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

向子韶責罵宋史

向子韶字和卿高宗時登進士第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

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三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寢不可長士論譴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謂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剖心 宋史

楊邦乂字晞稷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為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瓌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波礪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瓌擁兵弗救淬被擒瓌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旼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旼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旼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旼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

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

易青被聞 宋史

易青高宗時為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衮本軍士也已受招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畧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弟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



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

趙立戰死宋史

趙立為人性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高宗建炎三年授忠翊郎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詔以立守楚州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櫜甲胄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猝而斬之初合徐楚兵不滿萬人既而金人圍城既久衆益困乏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以報國恩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為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

郝仲連城陷不屈宋史

郝仲連高宗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特為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

王復闔門皆被殺宋史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高宗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南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朝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陳亨祖舉家死節宋史

陳亨祖淮寧大豪也高宗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邪魯以其城來歸命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

趙師檟斷臂宋史

趙師檟理宗時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制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為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

胡斌僵立宋史

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章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闕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兵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理宗紹定三年盜衆大至勉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千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

王鄭盡忠宋史

王佐在理宗寶祐二年利州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初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南永忠降先縊殺其妻女亦朝服自縊詔獎諭佐進官一秩炳孫贈朝奉



郎直秘閣仍訪其子官以文資

劉趙誓守文州 宋史

劉銳理宗時為文州太守趙汝彞為通判相誓死守更迭出戰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彞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事聞立廟

姜才不降 宋史

姜才邈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度宗時為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者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為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

帥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為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明年正月宋亡二月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奉使于召伯堡未幾幼主至瓜洲才與李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幼主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廟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木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内執之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



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术怒焉之

馬璽奮立宋史

馬璽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而璽與其兄璽特顯度宗咸淳中入朝而宋亡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璽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璽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璽璽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璽發弩射之攻三月璽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音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牐攻東門破其外城璽閉內城城守又破之璽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州人立祠以為神

婁軍自焚宋史

度宗時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馬璽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請刑宋史

密佑度宗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



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  
一月大兵至隆興繼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  
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  
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  
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  
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  
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解曰壯士也  
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黃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  
得伸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繁師變益不遜又令佑  
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  
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順如生宋史

度宗時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  
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  
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  
求將得順與張貴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  
列起石出江以紅鏝為識張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  
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  
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  
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  
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  
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築立廟祀之

張貴力戰宋史

度宗時襄陽被圍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



曉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  
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  
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十駐龍尾洲以助  
夾擊刻日既定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衆  
皆驚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  
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  
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以困  
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  
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  
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柩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李芾等自死宋史

宋幼主德祐元年十月大元兵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

拒守三月大小戰數十合力盡將破芾闔門死郡人知衡州尹  
穀亦舉家自焚帥司叅議楊寔及幕屬陳億孫顏應焱等皆從  
芾死

孟采呼廟宋史

大元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采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  
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采詬曰賊臣負國辱忠共危社稷我帝  
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  
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采至此都人莫  
不隕淚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李守忠免死元史

李守忠太祖時知平陽府事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  
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粱師潰入城平



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  
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炙  
死

石天應飲血元史

石天應字瑞之太祖時為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天應  
分兵四出悉定葭綏之地一日謁木華黎諭以進取之策天應  
還鎮召將佐謂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  
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  
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  
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鄰廷今鄰已平延不孤立若  
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東之急本在河南此州  
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門武立功之地北接

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  
關內可尅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  
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  
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秋九月遂移軍河中既而金  
軍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饒將吳澤伏兵要路澤  
勇而嗜酒是夕方醉卧林中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特兵燼  
後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繼而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  
入奮身角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  
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衆而來此事急奔去是不武也  
縱太師不罪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  
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

石珪蒸死元史



石珪太祖時為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元帥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為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為人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誰受封他國邪假我一朝當縶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宛州祀焉

哈刺普華托夢元史

哈刺普華世祖時為宿衛後轉廣東鹽運使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阯徭護餉道比至木荒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哈刺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鬪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罔定夕其妻希召特勒氏夢其來告曰

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一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驢督戰云

居誼自焚元史

邊居誼為宋將守新城世祖時丞相伯顏統大兵至令萬戶帖木兒史弼列沙洋所藏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其總制黃順踰城出降即受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即縋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之拔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

褚不華賊醫元史

褚不華字君實沉默有器局泰定帝累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



淮東未幾陞副使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為  
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  
城相犄角為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  
功陞庶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與咸戰輒勝賊憚之號曰  
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已益恚嫉乃檄甲別將  
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捷水寨以  
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  
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揚村橋賊  
奄至殺庶訪副使不達失里啖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  
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沐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  
暹駐兵沐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為賊據沐陽之路又絕  
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瑣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

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中  
食且絕元帥吳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為賊所掠德琇僅以身  
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也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  
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  
切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鞞皮鞍韉韋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  
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  
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齎次子伴哥冒  
刃護之亦見殺時順帝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  
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余闕孤軍血戰元史

余闕順帝時為同知副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  
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



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至正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

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嗣妻邪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張桓鐵漢元史

張桓字彥威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順帝時桓為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火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摔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



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

李黼父子罵賊元史

李黼字子威順帝時為江州路總管討賊有功行省上功請拜江西行省叅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起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乘刺黼墮馬黼與後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

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穎亦死于賊

李齊碎膝元史

李齊順帝元統元年進士第知高郵府張士誠為亂陷興化縣河南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甃社湖夏五月乙未賊數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給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飾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槌碎其膝而梟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秦不葦沒海上李黼隕



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喜同一門死義元史

喜同周姓順帝時初為後官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尔以兵駐于諸葛菴為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為他賊所

追身被數創不能聞遂見執為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

顏瑜大詬元史

顏瑜字德潤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為鄒及陽曲兩縣教諭順帝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尔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尔書生吾不尔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尔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尔大元百姓天下亂募尔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尔寫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為所害

楊樸倒懸元史



楊樸字文素早以文學得推擇為吏順帝時為滁州全椒縣尹  
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  
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踰城  
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  
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繫  
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伯顏不花的斤戰死元史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順帝時為江東廉訪副使守信州至正  
十八年二月陳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棚攻我益急  
又遣偽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謂  
與奉國相見則兵饜可解忽都乃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往見  
奉國曰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

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  
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  
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  
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  
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尔偽詔乎呼者曰  
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尔忠義故來詔尔徒守空城欲何為邪  
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偽使者不荅而去伯顏不花的斤  
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  
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又殺老弱以  
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  
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  
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閩出降



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  
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為奉國所執  
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  
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  
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為義兵尋戰敗為賊擒痛罵  
不屈賊焚殺之

聶炳支解元史

聶炳字韞夫順帝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至正十二年  
遷知荆門州淮漢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  
血戰援絕城陷為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  
左臂而支解之

李羅帖木兒舉家死節元史

李羅帖木兒順帝時為襄陽路達魯花赤時襄陽中興已陷乃  
合諸義兵進次潛江縣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  
戶許堂主等是日脯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咬住等軍  
各當一面不能救李羅帖木兒被重創磨馬哈失力使去曰吾  
以死報國汝無留此向哈失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李羅帖  
木兒被執賊請同為逆李羅帖木兒時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  
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于陣舉家死者

劉濬割舌元史

劉濬字濟川順帝時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  
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  
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外女也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  
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決旬間



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濟拒之辰山三戰三捷  
俄聞福州陷衆多潰去濟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  
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濟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  
被獲濟忿戟手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  
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濟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  
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濟屍瘞之

王伯顏死節元史

王伯顏字伯敬順帝時知福寧州賊自邵武間道徧福寧乃與  
監州阿撒都剌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  
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  
顏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  
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

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  
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搯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嚙善  
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  
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邪  
賊亦執阿撒都剌至善厲聲責其拒鬪等不能對伯顏復唾善  
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  
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  
剌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  
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  
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於德誠者起兵討賊  
乃望空嚀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  
覩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



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

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  
賊酋及類相賭其休兵出入則平伏而前  
官軍獲其類之財妻妾乃平一女為類所  
陳於戰時官之財置曰吾與女不共獲天  
敵白乘吸屏暴良媿日身不變凡人哭  
曰非類何言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類亦類何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歸情賊並百萬之財雷擊雷擊如輩小  
面罵曰及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女及平善然如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為非非下平前賊酋善曰非天子命官不



IIIX  
4  
30